

百无一用是书生

张国风

唐代贞观年间，青年和尚玄奘孤身奔赴天竺，以十七年的时间，行程五万里，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穿越西域十六国，用二十匹白马负驮，取回梵文佛经657部。这件事当时轰动朝野，被视为惊人的壮举。唐朝之初，西域还在突厥手里，边境并不平静，政府禁止国人出境。贞观三年（629），关中饥荒，政府允许百姓外出求食。玄奘遂乘机混在商人的队伍里面，“不敢公出，乃昼伏夜行”，多亏了一些信佛的朋友的帮助，他才出了边境。玄奘经河西走廊，出敦煌，越玉门关，穿沙漠，来到伊吾，也就是现在新疆的哈密。《西游记》中说是奉旨西行，玄奘的个人行为变成了唐王朝的政府行为。玄奘回国时，在新疆给唐太宗写了一篇表，即《还至于阗国进表》，承认自己贞观三年是“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并不是如小说所写那样光明正大地出国。因为是偷渡，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没有办合法的手续，所以也就没有小说所谓的“关文”。玄奘归来后，唐太宗接见他时，还问他：“师去何不相报？”玄奘委婉地解释说：“玄奘当去之时，已再三表奏，但诚愿微浅，不蒙允许。无任慕道之至，乃辄私行，专擅之罪，唯深惭惧。”唐太宗不能识英雄于未遇之时，而且贵人多忘，还好意思问。玄奘本是私自出境，但到宋人志盘的《佛祖统纪》里，已改为获准西行：“贞观二年上表游天竺，上允之。”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到元人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变成奉旨西行，百官饯行，风光体面。这当然是在美化唐太宗。当初，人家要

去取经,他不让去,搞得人家一路上苦头吃足。人家把经取来了,他却隆重欢迎,以示重视,远远地就派了官员去接。这是考虑到佛教可以利用,十七年前,还没有这种认识。其实,在唐太宗的内心深处,并不虔信佛教。作为皇帝,他只是做做姿态而已。他把个人行为和政治行为分得很清楚,所以他是一代英主。

一路上,玄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有的时候一连几天都没有水喝,有的时候十几天才能爬过一座冰山。而玄奘意志坚定,宁可死在路上,决不东退半步。凭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凭着无比坚强的毅力,玄奘终于到了天竺。当然,玄奘西行求法的路上,也有顺利的时候。当他来到伊吾以后,得到了崇信佛教的高昌国国王麴文泰的热情款待和大力支持:“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

贞观七年(633),玄奘来到摩揭陀国,到达了当时印度的佛学中心那烂陀寺。玄奘拜那烂陀寺的主持戒贤为师,学习佛典。五年以后,他又到西印度,访师学道。由于玄奘精通三藏,所以他受到很高的礼遇。一位南印度的小乘正量部的论师,写了一部《破大乘论》,向那烂陀寺的法师提出挑战。那烂陀寺的一万僧人竟无人敢于应战,此时,玄奘挺身而出,接受小乘论师的挑战。他写了一部《制恶见论》,将小乘论师驳得体无完肤。这次辩论使玄奘名声大震。中印度的戒日王为玄奘举行四部无遮大会。“四部”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无遮”就是允许自由参加。按照惯例,与会的任何人都可以向主讲的玄奘提出责问。大会僧人云集,盛况空前。有各国大小僧人三千多人,那烂陀寺的僧人一万人,外道二千人,还有十八国的国王。大会举行了十八天,没有一个人敢于对玄奘的真唯识量提出异议。贞观十九年(645),他回到了大唐。唐太宗得知他的经历以后,十分赞赏,劝他还俗做官。但玄奘不想做官,表示自己要献身译经的事业。玄奘很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的强项是佛学研究。玄奘不是书呆子,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很强,非常善于处理自己和政府的关系,他的译经得到了政府最大的支持,他自己也成为唐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高僧。此后的十九年里,在他的主持下,翻译佛经75部,1335卷,1300多万字,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伟人。玄奘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唐朝的时候,佛教正是鼎盛时期。玄奘

死的时候，送葬、观看的人达百万之多。玄奘还留下了一部不朽的著作，这就是《大唐西域记》。这部著作记述了玄奘赴印求法所经历的一百一十个和传闻得知的二十八个城邦、地区和国家的状况，包括各地的山川地理、交通道路、风土人情、物产气候、政治文化等等。玄奘不事张扬，在书里没有一点自我炫耀的成分。如他自己在《进西域记表》中所说：“皆存实录，匪敢雕华。”他在《还至于阗国进表》中，对自己途中的艰难险阻，只是作了这样概括性的描绘：“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嶮峻之途，热海波涛之路。”唐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里对玄奘西行求法的艰难作了这样的描绘：“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雾而进影；百重寒暑，蹶霜雪而前踪。”有一点想象力，大概是他身边的哪位翰林写的吧。假如玄奘写下很多取经的艰难故事，那么《西游记》里的唐僧就不会是一个窝囊废了。但那样的话，也就没有这部《西游记》了，那中国古典神魔小说的损失就太大了。

玄奘从一个历尽艰辛、舍身求法的历史上的英雄，到神魔小说《西游记》里演变为英雄的陪衬，经历了先褒后贬的漫长曲折的过程。开始的时候，他的形象被神化了。这当然是很正常的，玄奘的一生，其取经一段经历，本来就富有传奇色彩。况且唐朝的时候，佛教正处在鼎盛时期，玄奘的事迹越传越神，也是毫不奇怪的。玄奘的身后，他的弟子慧立、彦惊，将他的事迹整理成书，这就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凡十卷，八万多字。前五卷写玄奘早年和西行取经的经过，后五卷写玄奘归国以后从事译经的经过。梁启超曾经赞扬此书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此书先是强调玄奘自小就“珪璋特达，聪悟不群”，早慧早觉，少年老成；且性情恬淡，“备通经典”，“爱古尚贤”。他的二兄先他而出家。玄奘在他的影响下，自小便在东都净土寺出家。从各方面来看，玄奘都是一个高僧的材料。是书对玄奘西行求法的描写，已经颇具传奇色彩，玄奘的坚韧不拔、意志坚定、信仰虔诚，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这里已经提到观音和《般若心经》，提到路上的艰难险阻，对后来的西游故事颇有启发。但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毕竟是传记，它渲染的主要是自然的险阻，不是妖魔。路上遇到强盗，生死悬于一线，谁

知杀人不眨眼的强盗竟被玄奘的虔诚所感化。书中记载了种种神奇的传说,加上宗教徒的狂热想象,神异的色彩非常浓厚。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渲染玄奘西行求经的传奇色彩,把一位舍身求法的英雄写成半神。而后来的《西游记》却把他塑造成一个窝囊的被保护者,其中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但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面恶鬼妖魅的阴森恐怖,雪山大漠的西域奇景,“人鸟俱绝”、“惊风拥沙”的艰苦卓绝,观音显灵的神奇莫测,却也启发了后来的西游故事,为后人留下了施展艺术想象的巨大空间。慧立、彦惊的本意是要弘扬佛法,美化他们的师傅玄奘,但却在无意中打开了艺术想象的大门。

玄奘虽有排除万难、死而无悔的宗教献身精神,但行程五万里的西行求法,毕竟需要向导的协助。《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确实也出现了几位向导的身影。这几个向导的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半途而废,有的劝阻唐僧知难而退,有的甚至威胁到了玄奘的生命。向导与护法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玄奘和向导之间那种既同舟共济又彼此冲突的关系中,后来小说里那种师徒之间的矛盾也已萌芽其间。从玄奘为主演变为孙悟空为主,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质的变化,一个宗教的主题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富有社会意义的主题。演变的关键是一个神通广大的护法僧的出现,演变的动力是俗文学俗文艺的巨大推动。没有俗文学俗文艺的浇灌,没有这样一个巨大的持续不断的推动,就没有后来的煌煌巨著《西游记》。作为我国神魔小说的顶峰之作,《西游记》凝聚着千百个无名氏的智慧和心血,最后又得力于一个独具天才的集大成者,这恐怕就是《西游记》之所以一出现就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原因吧。纵观明清时期数量可观的神魔小说,它们在《西游记》的崇山峻岭面前,再也未能重现其层峦叠嶂之美。

玄奘舍身求法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加上他的人格魅力,本来就是小说戏曲的好材料。人们从玄奘取经的故事中吸取了面对灾难而信仰坚定、献身理想、积极进取、百折不回的精神。但是,后来的取经故事却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一只猴子跑了出来,喧宾夺主,成为故事的主角,而玄奘反而成了英雄的陪衬。在故事的演变过程中,猴行者最早加入了取经队伍。经过数百年的演变,玄奘从富

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一步一步演变为一个纯粹的被保护者，一个怯懦无能的窝囊废；而孙行者则成为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护法僧。此消彼长，角色互换，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变化。这一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在千百年的俗文化氛围中逐渐形成的。《西游记》的成功，使我们再一次纠正偏见，承认文化不高的民间艺人、三家村秀才，比饱读经书的文人名家更加高明，更加具有创新的智慧和魄力。群众的智慧确实是无穷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西游记》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取经诗话》的宗教气息依然非常浓厚，基本上还是一个宗教故事。在宋元明的说唱艺术和戏曲艺术的哺育下，唐僧的形象终于逐渐定型。

《西游记》里的唐僧，是佛教徒和儒生的结合。他信仰虔诚，严守戒律，在财货、美色和高位面前，无动于衷。他有甘冒万死取得真经的决心。就这一点而言，唐僧身上还有历史上的那个玄奘的影子。他的信仰确实经受住了考验，特别是经受住了美色的考验。

唐僧牢守佛教徒不能杀生的戒律，以至到了善恶不分、是非不明的地步。他是一个怯懦、迂腐、百无一能的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死记教条，不会变通，不会理论联系实际。唐僧的怯懦无能，反映了儒家文化诸多的消极面。消极保守，忍让退却，顺从谦卑，安分守己，敬畏软弱，迂腐虚伪，墨守成规，谨小慎微，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缺乏行动的能力。坐骑让龙马吃了，唐僧就知道哭：‘既是他吃了，我如何前进！可怜啊！这万水千山，怎生走得！’孙悟空奚落他说：‘师父莫要这等脓包行么！’唐僧怕悟空一走，妖怪来了怎么办，‘行者闻得这话，越加嗔怒，就叫喊如雷道：‘你忒不济，不济！又要马骑，又不放我去，似这般看着行李，坐到老罢！’强盗打劫，要买路钱，唐僧要把龙马奉送出去，孙悟空笑他：‘师父不济，天下也有和尚，似你这样皮松的却少。唐太宗差你往西天见佛，谁教你把这龙马送人？’听说妖精厉害，唐僧眼中流泪，道是：‘徒弟，似此艰难，怎生拜佛！’悟空安慰他道：‘莫哭，莫哭！一哭便脓包行了！’简直像幼儿园阿姨哄小孩一样。唐僧在镇海寺有点伤风，便含泪给唐王写遗书：‘臣僧稽首三顿首，万岁山呼拜圣君；文武两班同入目，公卿四百共知闻：当年奉旨离东土，指望灵山见世

尊。不料途中遭厄难，何期半路有灾迤。僧病沉痾难进步，佛门深远接天门。有经无命空劳碌，启奏当今别遣人。”孙悟空笑他：“师父，你忒不济，略有些些病儿，就起这个意念。”唐僧是如此窝囊，可偏偏妖精要抓的就是他。孙悟空感慨地说他：“晦气转成的唐三藏，灾殃铸就的取经僧。”唐僧顽固偏执，伪善自私。过比丘国的时候，国王要用他的心肝作药引，他吓得魂不附体，问孙悟空怎么办。孙悟空告诉他：“若要全命，师作徒，徒作师，方可保全。”唐僧居然表示：“你若救得我命，情愿与你做徒孙也。”师父的身份也不要了。一伙草贼要抢唐僧的行李，被孙悟空举起棍子，一一打死。唐僧居然焚香为强盗的亡灵祷告：“拜惟好汉，听祷原因：念我弟子，东土唐人。奉太宗皇帝旨意，上西方求取经文。适来此地，逢尔多人，不知是何府、何州、何县，都在此山内结党成群。我以好话，哀告殷勤。尔等不听，返善生嗔。却遭行者，棍下伤身。切念尸骸暴露，吾随掩土盘坟。折青竹为香烛，无光彩，有心勤；取顽石作施食，无滋味，有诚真。你到森罗殿下兴词，倒树寻根，他姓孙，我姓陈，各居异姓。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八戒笑道：“师父推了干净，他打时却也没有我们两个。”三藏真个又撮土祷告道：“好汉告状，只告行者，也不干八戒、沙僧之事。”大圣闻言，忍不住笑道：“师父，你老人家忒没情义。为你取经，我费了多少殷勤劳苦，如今打死这两个毛贼，你倒教他去告老孙。虽是我动手打，却也只是为你。你不往西天取经，我不与你做徒弟，怎么会来这里，会打杀人！索性等我祝他一祝。”唐僧思想方法简单，昏庸糊涂，几乎是屡教不改，执迷不悟，不可救药。孙悟空说：“师父啊，为你不识真假，误了多少路程，费了多少心力”；“我那师父，不听我劝解，就弄死他也不亏！”看唐僧把孙悟空气成什么样！唐僧的屡教不改，使悟空也不免心寒，萌生退意：“兄弟们，我等自此就该散了！”“怪他每每不听我说，故我意懒心灰，说各人散了。”八戒自然是正中下怀：“正是，趁早散了，各寻头路，多少是好。那西天路无穷无尽，几时能到得！”唐僧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废物，离开了孙悟空，他寸步难行。一遇到妖精，就吓得战战兢兢，口不能言；或是“魂飞魄散，战兢兢坐不稳雕鞍”。唐僧人妖不分，屡次要赶走忠心耿耿的孙悟空。他常常滥发慈悲，袒护妖魔，却会念动紧箍咒，将孙悟空念得满地打滚。